

陈

迹

CHENJICANYING

李辉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残

影

K825.4=7/6

陈迹残影

李辉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年·成都

53276/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迹残影 / 李辉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9

ISBN 7-5411-1908-3

I. 陈...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927 号

策划组稿: 金 平

责任编辑: 杨 枫

封面设计: 周靖明

版面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黄 迅

责任校对: 刘文玉等

书 名 陈迹残影

定价 17.50 元

作 者 李 辉

ISBN7-5411-1908-3/I·1647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22 千

印张 10.25

印数 1—8,000 册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电话: (028) 6666700 [发行部]

(028) 6662959 [编辑部]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12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 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6636481 6241146



自序

我爱寻访旧书摊，爱和老人交往，时间久了，便陆陆续续收集到一些旧资料。和许许多多正史或者名震一时的事件、文件、报告有所不同，这些大多出自个人的文字档案类资料，若不加收集整理，很容易在茫茫史海中消失得无踪无影。然而，在我看来，它们却是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帮助后人认识历史原状不可缺少的角度和窗口。读这些零星史料，今天的人们仍可以触摸到主人们当年的脉搏，感受他们生活的年代。这便是我多年来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在“沧桑看云”之后，1998年我又在《收获》杂志开设了“陈迹残影”专栏。该专栏每期以发表自己所发现的档案类个人史料为主，同时，对相关人物进行个人印象式的扫描。我希望这种参照阅读，能给予读者更为深切的感受。现在，我将同类文章结集出版，并用“陈迹残影”来作为书名。

如以往本人其他的主要作品一样，《陈迹残影》中仍贯穿着自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浓厚兴趣。虽不是全景反映，也谈不上深度描述，但一以贯之的仍是尊重历史的精神。我希望人们可以用自己新的精神之光，把这些陈旧的碑

片照亮，从中看到历史的斑驳残影。

李 辉

2000年6月 北京



自 序

2



目 录

自 序 / 1

漂泊梦之谷——萧乾和他的《痕迹》 / 1

萧乾：关于《痕迹》 / 17

痕迹（汕岛，1929） / 18

陪都迷离处——冯亦代和他的日记 / 33

冯亦代：期待的日子（1941—1942） / 47

找一片天空自由呼吸——董乐山印象 / 67

麦耶：裁员（1944） / 68

难以走出的雨巷——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 / 92

戴望舒：我的辩白（1946） / 112

悲怆北大荒——黄苗子和他的家书 / 116

郁风：重读苗子北大荒来信——致李辉 / 132

黄苗子：北大荒家书（1959） / 137

再听绝唱——赵丹和他的狱中交代 / 168

赵丹：139号犯人的报告（1968—1971） / 186

思想者永不寂寞——孙越生和他的“干校诗” / 195

孙越生：干校诗一束（1971—1973） / 213

解冻时节——贾植芳和他的家书 / 218

贾植芳：写给任敏（1972—1978） / 231

在草地上仰望星辰——毕矣午印象 / 251

毕矣午：初出牛棚告白（1981） / 263

走在这个世界上——黄永玉和他的题跋 / 267

黄永玉：永玉题跋（1976—1999） / 299





漂泊梦之谷

——萧乾和他的《痕迹》

1

在汕头，终于看到了萧乾的“梦之谷”。

北方已是寒冷冬季，而南国汕头尚是深秋。海风不带多少凉意，我住的汕头迎宾馆，正对着海湾那边的岛屿。远远望去，葱翠山峦间，点缀着一幢幢白色、红色的建筑，当地朋友指着对岸，告诉我，萧乾当年任教过的岩石中学（萧乾写为“角石中学”）便在那片山谷中。

那就是七十年前萧乾的“梦之谷”。

1928年冬天，在北京崇实中学念书的萧乾，因为参加左翼社会活动而受到校方打击，并有传言他有可能受到缉捕。一个孤儿，无处栖身，仓促间，他在一位回乡奔丧的广东同学的说服下，离开北平，和那位同学一起前往汕头。晚年的萧乾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一生说成是“未带地图的旅行”，漂泊汕头无疑是他的最初旅行。没有地图，没有设想，更没有目标。



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萧乾，
一年多后他写出了《梦之谷》

可是，就是在漂泊汕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里，萧乾经历了他终生难忘的初恋。美妙的感情，使这位第一次远离故乡的漂泊者在美丽的海岛上得到慰藉。尽管他有难以排遣的孤独、彷徨、忧郁；尽管初恋一开始就蒙上阴影，注定来去匆匆，梦想破灭，但对于他这样一个日后将步入文坛的人来说，漂泊汕头的

日日夜夜的确是难得的人生体验。果然，七年之后，在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受到巴金、靳以的催促，他终于写出了他一生中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其实，最初动笔写《梦之谷》时，萧乾并没有准备写成一部小说，而只是想用散文的形式，用略带忧伤的笔调来追忆当年的情感之旅。谁知在《文丛》上发表时，靳以在目录上注明为“中篇连载”，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公地点挂起的刊物宣传旗帜上，还写上了这样的广告词：本刊将连载萧乾的中篇小说《梦之谷》，一个优美而悲哀的爱情故事。



一篇散文最终变为一部长篇小说，这就决定了作品尤为鲜明地具备了自传色彩。在这部自传体作品中，萧乾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和抒情风格，描述了令他难忘的青春体验。雨中芭蕉丛，山顶墓地，海滩礁石，海誓山盟，吹琴唱歌，无法驱散的阴影，残缺的结局……一切都在作品中活跃起来。这样的作品，很难分清哪些是现实中的故事，哪些是故事中的现实。汕头的漂泊，漂泊中的初恋，对他这样一个一生中生活不断遭遇变故、坎坷的人来说，当然只能算一个插曲。但是，一部《梦之谷》却将它升华为一个美丽的文学创造，从而也使之具有了特殊意味。

对于萧乾，这无疑是一大幸事。他一生漂泊过许多地方，但惟独汕头之旅让他写出了《梦之谷》，因此，他与汕头便永远有了一种特殊的、洋溢着诗意的联系。这也难怪，后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近八十高龄的萧乾，依然无比兴奋地和夫人重返汕头，重游角石中学。

只是梦之谷早已远去。

2

为萧乾写传已有十多年，可是到汕头我还是初次。写传时，我未能前去汕头，而只是根据他的回忆，参照《梦之谷》的情节，来描述他的最初漂泊。这样做，不免显得单薄，此后，我一直为之感到遗憾，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前往汕头，漫步他的“梦之谷”。

不久前，我整理资料时意外发现，当年萧乾提供给我的一本他漂泊汕头时所写的题为《痕迹》的笔记，居然还在我这



八十年代本书作者为撰写萧乾传记采访萧乾

里。我喜出望外，在去医院探望萧乾时带给了他。1928—1998年，整整七十年，重睹旧物，一本薄薄的笔记，带给老人多少记忆，多少温馨。他为我还保留着这本笔记而高兴，当即题词，把它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我留作纪念。“一别七十载，老友重逢。送李辉老友，萧乾，1998年秋。”我注意到，提笔书写时，年已八九即将欢度九十大寿的老人，显得那样兴奋！

我能理解他的兴奋与快乐。来去匆匆的半年漂泊，对于他却是一段丰富的人生体验。情感与心灵的长度，其实不能用时间来丈量。

《痕迹》严格地说不是一个笔记本，它用当时上海群益书社印制的信笺装订而成。信笺为毛边纸，长方形，共三十页。封面左上方，用毛笔写着两个大字：痕迹。右下角写



着：萍，汕岛。萧乾漂泊到汕头后用的名字是萧若萍，显然是以无根的浮萍来比喻自己当下的境况。在封内，他用钢笔写着一句英语：For Whom?? 两个粗大的问号分上下两行叠起来书写。下方用英文写着他的名字和日期，日期为1929年5月30日。另有一句英文写着：Before Banquet（赴宴前）。

它也不能说是笔记，而是他随时写下的诗句、随感。

漂泊的日子长长短短，漂泊者的心绪也变化万千。到汕头时，除了在北京崇实中学的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散文外，他还没到走上文坛的时候，更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一生将与笔同行。但是，他本能地感受着文字的诱惑，在最初漂泊的日子里，他显然找到了最好的倾诉内心的方式。

于是，在徜徉梦之谷的日子里，他用记录随感的方式开始最初的文学尝试，留下了堪称宝贵的漂泊痕迹。不仅仅限于初恋的感受，重要的是，他在这些笔记中所涉及到的不少主题，如贫富悬殊、思乡、母爱、社会讽刺等等，在他后来的小说、散文中都重新得到表现。他后来文字风格中的俏皮、幽默，句式的跳跃和富有变化，也在此初露端倪。过去，一般把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蚕》，作为他的文学生涯的开始。现在来看，这本漂泊笔记，其实完全可以视为他最早的文学创作。奇怪，我当时写传时，为什么会忽略它的这一意义呢？为



八十年代萧乾与唐改在历史博物馆参观图书展

什么居然久久不将它整理出来发表呢？那时萧乾身体远比现在要健康，文思也正是敏捷之时，重睹旧物，想必一定会诱发他写出新的感想来。

3

写这些漂泊笔记时，萧乾还只有十八九岁，青春的诸般感受在这里留下深深印记。

漂泊青年自然对漂泊有他自己的偏爱。“近代中国青年，一种很好的现象，就是以漂泊为快活。把一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观念，已经扫除。在作品里，常见到什么‘流浪’啊，‘漂泊记’啊，这是可乐观的现象，惟愿有正大的趋势！”写下这些话的人，当然没有把漂泊视为危途。如他所说，五四以来的中国，青年的漂泊蔚然成风。像他这种孤儿姑且不论，许多有着美满家庭、优裕生活条件的青年，也无不把离开家庭、流浪他乡，视为走向独立、追求新知的最佳道路。因追求更大自由和独立而漂泊，因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而漂泊。漂泊带来社会的活力，带来个人体现生命价值的机遇，在这样的称得上是风尚的背景下，漂泊中所具有的孤独、痛苦，也往往被忽略不计，甚至被青春的热情涂抹上浪漫浓彩。

与这种浪漫色彩相协调的便是青年的独行。正如萧乾在《孤高》中所写：

叛徒一向是社会上最不容许的人物，而在现代化的中国青年里，竟有了不少加入叛徒之伍的。在思想行为



上，都与社会对立。有时有些个人主义的色彩，然而近代文明又何尝不是这点色彩的造成？

让人奇怪，年轻的萧乾，为何对死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这与初谙人事的青年，总是喜欢以浪漫的心情去想像死亡有关。不知愁滋味，却乐于强说愁，大概是自古以来青年人的通病。不过，对萧乾来说，在薄薄一本漂泊笔记中多次写到死亡，毕竟有他的特别之处。

他所在的角石中学附近，有星星点点的坟茔与海湾相对。他和恋人（《痕迹》中所注“W”）在山谷流连，时常来到墓地。美丽景色与死者魂灵相伴随，强烈冲击着漂泊者的心。“啊，梦里尽是坟下人。”这样的断想自然而然流出笔端。另一首《回去吧》，则明确标明是写于“看坟茔”之后：

回去吧，为什么在这荒丘留恋？

你看，我好像感觉刺骨的寒。

任石匠雕刻得多巧妙，

埋的总是死人的骨骼！

也许是个巧合，在“文革”中曾经自杀过的萧乾，在《痕迹》中一再写到他对死亡的选择，甚至还特地写到了自杀。譬如这首《醉》：

朋友，我醉了，

这夜晚的海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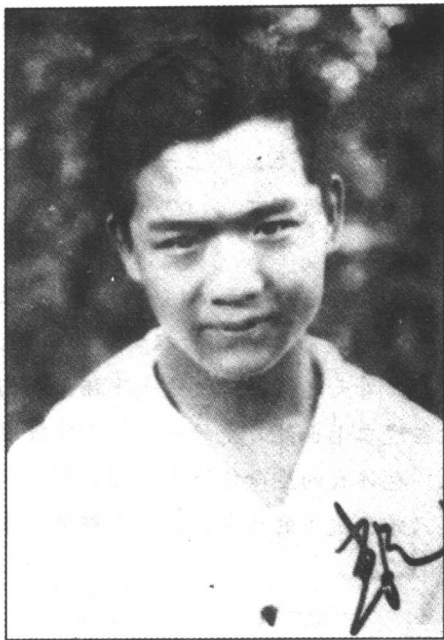
吹着酒杯，



着实畅快！
可是，请你扶着我，并且
拽着我，否则，
我要自杀！
自杀是快乐，
可是我怕在冰凉的水里
挣扎！
况且，我的生之路走得正有趣。
你扶着我，
千万不要叫我自杀，
虽然我一定要！

他一方面似乎不时感到死亡的诱惑，一方面却又分明感到畏惧。他显然在为自己产生一种他这个年纪的人不该拥有的念头而心绪不宁。几年后，1932年，他还写过另外一句话：“害他最厉害的莫过于性格带来的伤感和多疑，为了这个，他时常推测自己的结局：不是自尽就是疯癫。”

熟悉萧乾的朋友知道，他天性懦弱胆小，乐观的背后，常常隐含着忧郁。他很少慷慨激昂金戈铁马，但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又绝非左右逢源，丧失原则。在生活的磨炼中，他知道如何迈出步子，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自我保护意识，从他少年时期可能就已根深蒂固。我觉得，这与他自幼失去父母寄人篱下有关。没有家庭的温暖与保护，没有母爱的支撑，使得他很早就不得不面对人世的庞杂与险恶。一个孤儿，他的生存信念与能力，当然远远超出一般人。另外，很早就失去母爱的他，也就可能比其他人更渴望女性的温存，



从汕头回到北京后 30 年代初的萧乾，
心头还飘着失恋的阴影吗？

而女性的温存与浪漫，一直是他生活的诗意。难以想像，在他一生的每一次漂泊，无论汕头，抑或后来二战时英国七年，如果没有女性的支撑，他会怎样度过？正是这样的萧乾，才尤为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实带给他的每一次或长或短的异性交往。在随感中写死亡，写自杀，不过是年轻漂泊者一盏孤灯下

的心灵游戏。正如他带点调侃味道地说到“我的生之路走得正有趣”。用“有趣”的、类似于旁观者的目光打量生活，也正是萧乾性格的另一面。

但是，“文革”中萧乾毕竟最终选择过自杀。因此在写传时我读到《痕迹》中给虚拟中的警察的那封信，真是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看得出来，写这封信时，萧乾完全用一种浪漫情绪来设想自己的死。在不同的生命消失方式中，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即便“人工”去死，他说他也愿意有一个极为浪漫的环境。他这样写道：

然而，我又不知道几时我便真个地死！即或要用“人工”去死，朋友，我也绝不能死在这面对繁华的汕头市，临着多富的角石的海里死。跳下去，也许立刻就给人救上来。就是死去，次日尸首浮上，再一验殓，然后，葬在一个人迹可到的山坡上，栽上一个“某某人”的石碑，给后人留下一个“汲泪机”。这种死，不是我理想的死，所以，我不！

若是死的话呢，我要死在一望无际的荒洋里。晶绿的海，作我的墓，纯洁的鱼腹，作我的柩。我的魂儿，要依在白鸥的身上，向着天之极，地之边而飞翔！人们或者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二十世纪时光的一段，人间曾蠕动了这么一个人！也许我的生命能遗在人间，那，人们所要纪念的，也只是我遗下的生命，我的骨骼他们永远不得见！

在青年时做过这样一个设想的人，绝对没有料到居然有一天还真的不得不做出了“人工”去死的选择。这当然不是预见。恰恰相反，我把冥冥之中的巧合，看作一个人命运的不可知性。早年留下的文字，更加增添了悲剧的分量。我当时在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几十年后的萧乾，没有疯癫，但却选择了他所预测的结局，从他对死的方法的选择上，多少可以看出，青年萧乾的个性气质多么深地留在步入老年的萧乾身上。那笔记，不过是他随意记下的闲情逸致，好比他在海滨顺手扔出的一块石子。然而，此刻，当老年萧乾写好又一次遗嘱时，它简直可看作一场可悲的讽刺剧。在这讽刺